

身體定位

——探討運動哲學研究中的尼采

呂潔如*

摘要

雖然在運動哲學研究領域裡，對尼采的探討不若海德格、沙特等存在主義者或胡塞爾、梅洛龐帝等現象學家豐富，但尼采卻是近代哲學中首位關注運動與遊戲的哲學家。本研究以「身體」定位，從哲學領域對尼采的評論出發，找出其哲學概念與運動、遊戲之所以親近的源頭；並藉由研究文本的歸納分析，探討在運動哲學研究中對尼采的闡釋，以及尼采哲學概念於運動哲學研究中的應用。研究提出：第一、尼采哲學是處在相對於形而上學的位置被理解；第二、在與形而上學的對比之下，真理的眾多樣貌得以現身，如：遊戲、觀點主義及身體議題，並產生具在地性的尼采哲學；第三、運動實踐與尼采哲學的體現具有高度相關；第四、在運動哲學研究中傾向採用尼采對身體的觀點、權力意志概念以及超人概念來詮釋運動。在以身體為定位的座標圖上觀看尼采，研究者主張，由於處在相對於形而上學的位置，諸如：遊戲的、觀點的以及身體的，這些無法在以形而上學為依歸的哲學中容身的「觀念」，因此成為思考的母體、認識的母體以及價值判準的母體。運動實踐幾乎是體現尼采哲學的最佳範例，而尼采的哲學寫作也提供了運動哲學研究者豐富的圖像隱喻。

關鍵詞：身體定位、形而上學、運動實踐、體現

* 呂潔如，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E-mail: jeylu@nccu.edu.tw

Body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of Nietzsche in Sport Philosophy Studies

Chieh-Ju Lu *

Abstract

Although in sport philosophy studies, the research of Nietzsche is not as profuse as that of Heidegger and Sartre, the existentialists, or Husserl and Merleau-Ponty, the phenomenologists. Nevertheless, Nietzsche is the first modern philosopher concerning the subject of sport and play. This research aims to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sport, and play via th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oward Nietzsche and "body" orientation. Applying the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emphasiz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in the sport philosophy studies. Four conclusions are suggested as the following. Firstly, Nietzsche's philosophy is understood under the oppositional position of Metaphysics. Secondly, in contrast to Metaphysics, the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truth are presented, for instance, those of the play, Perspectivism and body issu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zed Nietzsche's Philosophy. Thirdly, sporting practice is highly relevant to the embodiment of Nietzsche's Philosophy. Fourthly, it is a tendency to take Nietzsche's perspectives of body, the concepts of will to power and overman, to interpret sport. The researcher argues that to examine Nietzsche's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orientation, due to its oppositional position to Metaphysics, concepts of play, perspective, and body,

* Chieh-Ju Lu, Assistant Professor, Physical Education Offi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hich can not be included in Metaphysical based philosophy, hence become the thinking, epistemological and value-judged subjects. To conclude, sport practice is nearly the perfect example of the embodiment of Nietzsche's philosophy, and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lso provide rich image metaphors for the sport philosophy researcher.

Keywords: body orientation, Metaphysics, sport practice, embodiment

一、前言

存在主義以及現象學關注在世存有以及經驗世界的主張，為運動哲學開啟一片廣大的研究園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等，也成為運動哲學研究中廣為探討的對象，相較之下，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運動哲學領域中的討論就少了許多，但研究者認為，雖然在運動哲學研究領域裡，對尼采的探討不若海德格、沙特等存在主義者，或胡塞爾、梅洛龐帝等現象學家豐富，若能在這一系列哲學家名單中加上尼采，則對於哲學何時以及如何開始談論運動，即哲學之眼進入運動世界的開端，將有更完整的瞭解。

為何要加上尼采？第一個理由是，運動哲學家海嵐德（Drew A. Hyland, 1939-）在《運動哲學》一書的介紹中提到，尼采是近代哲學中首位關注運動與遊戲的哲學家。¹第二個理由，也是本文探討的重點，尼采在近代哲學中居於轉捩點的位置，諸多概念在尼采之後得以浮上哲學檯面，因而有了觀看運動世界的哲學之眼，而這個轉捩點即是將「身體」置入哲學。

本研究以「身體」定位，從哲學領域對尼采的評論出發，找出其哲學概念與運動、遊戲之所以親近的源頭；並藉由研究文本的歸納分析，探討在運動哲學研究中對尼采的闡釋，以及尼采哲學概念於運動哲學研究中的應用。

¹ Drew A. Hyland,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of Sport* (ST. Paul, Minnesota: Paragon House, 1990), xvii.

二、哲學家尼采

尼采自詡為炸藥，的確，他向西方哲學家們投擲了一顆帶有「身體」的思想炸藥。可以這麼說，西方哲學的特色是「半」人思考，在哲學伊甸園中，真理、知識一直被視為是由靈魂或意識所散發的智慧之光，而身體總是扮演智慧之光照耀下的陰影角色，對身體的壓抑和遺忘是一個漫長的哲學戲劇。

希臘哲學時期，柏拉圖（Plato, 427-347 B.C.）令身體與靈魂分家，並且藉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之口指責身體對靈魂的牽絆，「我們追求的既是真理，但當我們有這個肉體時，靈魂和這一堆惡劣的東西攙和，我們要求的東西是永遠要不到的。……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們得甩掉肉體……」，²身體像個搗蛋鬼妨礙哲學家追求真理。希臘時代哲學家貶低身體，到了中世紀，則有基督教神學視身體為罪惡淵藪。聖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在《懺悔錄》中對自身的需求、衝動、慾望極盡感到羞愧，並要求禁慾與棄絕塵世，克制世俗之愛以愛上帝。這個時期，「身體的動物性泯滅了，身體自身的能量也被凍結，但是，身體本身總是作為一個反面警告被深深地刻寫在社會的每一片肌理之中」。³這是一種意識戰勝身體的方式，將身體視為不潔的，讓身體以這種醒目的方式出現。一種出自於倫理道德以及知識真理的嘲笑與貶抑，身體首先被視為搗蛋鬼，繼而被視為罪惡之源，儘管如此，身體總是在場。

十七世紀開始，神學、教會、信仰逐漸被哲學與科學、國家、理性所取代，知識的討論佔據著哲學的興趣中心，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² 柏拉圖（Plato）著，《斐多》（*Phaedo*）（楊絳譯）（台北：時報文化，2002），25-26。

³ 汪民安，《尼采與身體》（北京：北京大學，2008），260。

視知識為力量，既可能摧毀上帝，亦可以發現自然的奧秘。身體從神學的禁錮中解下枷鎖，但是在前往知識的通道上卻毫無地位。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將身體/靈魂的二元劃分轉為身體/意識的二元對立，知識的獲得乃是藉由意識理性（mental reason）而來，身體作為感性事實，有的只是盲目的、容易犯錯的感知。此時，身體不再有一種道德上的委屈感，但在新的哲學任務中卻有種不對味的不適感，知識只與精神有關，而不關身體的事，身體並未被刻意地受到壓制，卻在一種漠視中逐漸銷聲匿跡。身體從一個搗蛋鬼變成罪惡淵藪，而今則化為幽靈，最終被驅逐出了哲學伊甸園。

身體被視為是與精神（spirit）分離且受意識（mind）主宰的客體，精神是意識運作的理性展現，為人類存在的主體（subject），而身體是感官的、慾望的以及非理性的。理性是生命的最高價值，其展現來自於意識的運作，而身體製造慾望、牽絆意識、搗亂理性，是人性的墮落狀態，這一直是西方哲學公認的看法，直到尼采為止。尼采開闢了哲學的新方向，他將身體作為哲學的中心：既是哲學領域中的研究中心，也是真理領域中對世界做出評估的解釋中心。身體告訴了尼采關於生命的一切，因而尼采告訴世人，身體是一切生命的決定性基礎，並且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宣告：

身體是一個大理性，一個統一的多元體，同為戰爭與和平，羊群與牧者。我的兄弟，你小小的理性，所謂「精神」也者，也是身體的工具之一——是你大理性的小工具、小玩具。你說「我」（I），並驕傲於這個字。但你所不情願信仰的東西卻更加偉大——你的身體和那大理性：它並不說「我」卻造就了「我」。⁴

⁴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On the Dispersers of the Body,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5), 34.

不過，以身體作為哲學的中心而開展出的哲學思想，似乎不容易被已經習慣意識哲學、體系哲學的西方哲學家所認識，因此，我們也不意外當尼采開始被當作哲學家看待時，是從形而上學的問題開始。

(一)具典範性的尼采哲學

將尼采視為哲學家，並嘗試將尼采哲學作系統性詮釋者，首推納粹欽定的尼采詮釋者博伊勒（Sammlung Alfred Baemler, 1887-1968）。博伊勒認為，權力意志的概念是尼采形上學的中心思想，他認識到權力意志並不指涉任何權力欲，而是對流變（Werden; become）概念的一種表達方式，經由權力意志所表達出來的世界，是一個不斷自我創造以及自我毀滅的戴奧尼索斯世界。博伊勒強調，尼采哲學恰恰相對於柏拉圖哲學，並且將其思想聯繫到赫拉克利特的流變哲學，認為尼采哲學是赫拉克利特哲學在當代的發皇。但是，博伊勒也將尼采定位為「北方戰鬥精神」和「日耳曼主義者」，他解釋尼采的文化思考就是要「像羅馬人對抗希臘人般地去鬥爭猶太人和基督徒」，並順水推舟提出，德國人現階段的任務便是要像尼采這種「北方異教徒、大膽的戰爭者，去對抗由基督教所統治的歐洲世界」，由此，尼采成為納粹思想的代名詞。⁵

博伊勒的一廂情願在當時引起了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強烈反彈。雅斯培認為，每個哲學家的思想定位端看他對世界的思考方式。⁶對尼采來說，權力意志正是他思考世界的方式，經由權力意志這種形而上學的思考，才能掌握到解釋世界的最大可能性，說「最大可能性」是因為，對世界的認識只是一種解釋。雅斯培認為，尼采哲學的地位在於：他反對哲學傳統將世界分割為真實世界和假象世界，從而提出只有一個世

⁵ 陳懷恩，《尼采藝術形上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35-36。

⁶ 雅斯培（Karl Jaspers）著，《尼采其人其說》（*Nietzsche: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魯路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17。

界的看法。⁷人類世界就只是當前的這個世界，沒有所謂更高的、更精純的世界，更無所謂的超越的存在，世界的存在就是權力意志在此一世界千萬姿態的展現。雅斯培同意博伊勒的看法，認為尼采接收了赫拉克利特的流變哲學主張，從對立面的鬥爭造成變化運動來說明世界，並且將流變等同於時間，由此說明了生命與自然的問題。但雅斯培更進一步指出，尼采哲學中的真實存在並非止於流變，亦非世界上的個別存在，而是主動的、被描述為權力意志的存在，生命在從流變轉向存在的同時也轉向其存在狀態，也就是轉向一個不再被動的、不為流變所控制的狀態，主動接受生命的一切可能性（永恆輪迴），經由選擇存在以克服流變，在更高的境界中展現對生命的愛。此外，尼采著作中有許多的「矛盾」言說，這個部分雅斯培以「對反言說」（Widerspruche; Contradiction）來解釋其內涵，他認為尼采在所有主題皆提出正反看法必有其用意，應該善加體會這種張力，嘗試掌握這種對反言說的泉源所在，也就是說，要加強對尼采辯證法和整體性哲學的認識。

雅斯培的對反言說論點可以解決許多尼采哲學上看似矛盾的問題，卻無法解答尼采一生勤於改變哲學觀點所造成的各種認識困難，例如：尼采對哲學、宗教、藝術常由各面向加以剖析，這種因不同的批判面向而產生的矛盾，當然得以被消解。但尼采經常重複思考自己的著作，隨時以前人或同輩的哲學立場來解釋自己曾提出的意見，使自己的某個概念由確定轉為模糊，由正面轉為負面，便不是對反言說的辯證思考可以解決，而更傾向於一種創造和遊戲。⁸

不同於雅斯培的解釋，海德格提出，應當返回形而上學史才能對尼采思想做出定位，因為尼采正是西方最後一位形而上學家，既是形而上學的完成（Vollendung; completion），也是形而上學的終結（Ende; end）。海德

⁷ 雅斯培（Karl Jaspers）著，《尼采其人其說》（*Nietzsche: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340-342。

⁸ 陳懷恩，《尼采藝術形而上學》，22。

格認為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學是由萊布尼茲以來一脈相承的德國哲學傳統，上承柏拉圖哲學和猶太—基督教的「存有遺忘」(Seinsvergessenheit; being oblivion) 思考，而尼采正試圖提出一套統一的有機說明來解答存在問題，為此，海德格提出一個相當體系化的說明方式，他指出，西方形而上學的統一必須藉助對下列五個專題的研究才得以開展與連結，即：存在性、存在者的整體、真理的本質方式、真理的歷史、眾人在歷史中對此真理的信任。海德格認為尼采自 1881 年開始研究形而上學，並將《權力意志》視為尼采最重要的著作。他從書中找到尼采形而上學的五個基本語彙，並以之具體的回應上述五個專題：「權力意志」指存在者的本質（什麼是存在）；「虛無主義」是指有限存在者的真理歷史；「永恆輪迴」指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如何存在）；「超人」指在此整體中開展出的人類行為；而「正義」則是存在者作為權力意志的真理本質。由此提出尼采哲學是在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⁹

現象學家芬克 (Eugen Fink, 1905-1975) 同海德格一樣，關注於形而上學判斷，但提出尼采並非只是倒置形而上學，而是有一個新的本體論宣稱。芬克提出，尼采回到西方哲學的源頭，以赫拉克利特哲學挑戰伊里亞學派 (Eleatics)，其哲學所要對抗的，正是柏拉圖以及源自柏拉圖的形而上學傳統。¹⁰因此，芬克加強尼采與赫拉克利特哲學的說明，最後提出以遊戲做為世界的思考。¹¹

上述對尼采哲學的形而上學詮釋造就出許多清晰的學術典範，成為後

⁹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著，《尼采》(Nietzsche) (孫周興譯) (北京：商務，2002)，5-6。

¹⁰ Eugen Fink, *Nietzsche's Philosophy*, trans. Goetz Richter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6.

¹¹ Fink, Eugen, *Nietzsche's Philosophy*, 164-174. Fink 另有一篇文章〈遊戲的本體論〉是國內運動哲學研究者必讀的入門著作，參閱 Eugen Fink, "Ontology of Play," *Philosophic Inquiry in Sport*, ed. Ellen W. Gerber and William J. Morgan (Philadelphia: Lee and Febiger, 1979), 100-109. 中文參閱 Eugen Fink 著，〈遊戲的本體論〉(存真譯)，《師大體育》，20 (台北，1985)：13-22。

繼者想要改變詮釋結構和內容時不得不面對的革命對象，不過正由於是從形而上學開始來詮釋尼采，更突顯出尼采哲學與傳統形而上學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在後來的尼采哲學的詮釋中展現出來。

(二)具在地性的尼采哲學

離開德國本土，尼采哲學產生了各種變形，考夫曼（Walter Arnold Kaufmann, 1921-1980）在大海的另一端為尼采平反，洗滌被博伊勒所形塑的納粹尼采，並且試圖理出尼采的哲學方法，¹²提出揭示尼采哲學方法的方法應該由此追問，「為了什麼理由或目的，尼采拒絕體系而偏愛使用格言？」¹³之後，Arthur C. Danto 在其《哲學家尼采》一書中探討了尼采的觀點主義。¹⁴而 Richard Shacht 在撰寫《理解尼采：合時宜與不合時宜》時，提到尼采思想並沒有清晰的形與結構，只能在詮釋中掌握其輪廓，而他掌握到尼采的思想具有一種基礎性的連貫，尼采會以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探究同一個主題，並在處理這些主題時以不同的（公式）陳述進行實驗，進而表明觀點主義是尼采自己提出並親自使用的方法。¹⁵A. D. Schrift 更明確的表示，尼采的觀點主義必須界定在知識論的位置，而作為一個關於知識的理論，觀點主義為傳統知識論的知識觀提供了新理路。¹⁶似乎，飄洋過海到了美國的尼采雖然複雜且極富爭議，但也變得較為清晰一點兒了。

而鄰近德國的法國，則又呈現出尼采的另一種風情，傅柯（Michel

¹² Walter Arnold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72-95.

¹³ Kaufmann, Walter Arnold,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79.

¹⁴ Arthur Coleman Danto, *Nietzsche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68-99.

¹⁵ Richard Shacht, *Making Sense of Nietzsche: Reflections Timely and Untimely*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6-12.

¹⁶ Richard Shacht 提出，將觀點主義視為矛盾的、虛無的以及唯我的批判者，是因為把觀點主義放在本體論的位置來看待，但他認為在尼采的言說中，觀點主義的位置乃是處在知識論更甚於本體論。Shacht, Richard, *Making Sense of Nietzsche: Reflections Timely and Untimely*, 145.

Foucault, 1926-1984)從《道德系譜學》獲得尼采對「起源」(Herkunft; origin)的追問，最終「看穿」權力意志不是柏拉圖主義存有論的痕跡，而是顯露身體的標記，進而提出「生物權力」(biopower)。¹⁷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則認為「永恆輪迴」既是宇宙學說，又是物理學說，更是一種生物權力的生成論，¹⁸進而發展出他的欲望哲學。兩人皆繼承了尼采關注身體所留下的資產，並形成各自的身體論述。¹⁹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則又進一步瓦解「前人」的學說，認為尼采文章根本沒有隱含什麼確定的學說，也沒有什麼最終含義，試圖闡發尼采學說的人，其實都忘了尼采的啟示：「這個世界沒有真理，只有解釋。」²⁰要從尼采「狂熱詩歌的語言」中找出某種學說，就像大白天打著燈籠在街市上找上帝²¹。法國人將尼采供奉在後現代神壇上，盡情地享用尼采所留下思想碎片。

綜觀來看，哲學家們對尼采的哲學詮釋是由形而上學的問題開始，雖然詮釋者居心各異，因而詮釋觀點與結果不盡相同，但不容置疑的一點是，尼采哲學乃是處在與傳統形而上學相對的位置，由於和傳統形而上學拉開距離，使得真理的眾多樣貌得以現身，如：遊戲的存有論預設、觀點性的認識、身體哲學等，而在不同哲學傳統脈絡的創造性詮釋下，產生了

¹⁷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尼采·譜系學·歷史學〉(蘇力譯)，《尼采在西方：解讀尼采》，劉小楓、倪為國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3)，279-305。

¹⁸ Gilles Deleuze, "Active and Reactive," trans. Richard Cohen, *The New Nietzsche*, ed. David B. Allison (New York: MIT Press, 1985), 80-106. 中文版參見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能動與反動〉(姜宇輝譯)，《尼采在西方：解讀尼采》，劉小楓、倪為國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3)，306-342。

¹⁹ 汪民安指出，傅柯的「馴服的身體」是可變性的，但為被動地變化，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是可變性的，但為主動地變化。他提出作為尼采的忠實信徒，傅柯與德勒茲對權力意志概念的理解是兩人在身體方面的分水嶺，並認為德勒茲更貼切地運用了尼采。參閱汪民安，〈尼采、德勒茲、福柯：身體和主體〉，《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theory/200412/311.html>, 2008年7月29日檢索。

²⁰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著，〈善惡的彼岸〉(朱泱譯)(台北：水牛，1999)，34。

²¹ Jacques Derrida 著，〈馬刺：尼采的風格〉(曹雷雨譯)，《生產第四輯：新尼采主義》，汪民安主編(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7)，47-83。

具在地性特色的尼采哲學。

三、運動哲學中的尼采

海嵐德在《運動哲學》一書的介紹中提到，尼采以遊戲（play）作為權力意志之事物的無目的性（purposeless）與非理性（irrational）發生；並以遊戲作為尼采理想中之人類生命的一種重要隱喻。海嵐德指出雖然尼采所指的遊戲較偏向於小孩子那種無目的性、自發性的遊戲，而非有規則、有目的的競技運動，卻是繼希臘時代後首位關注運動與遊戲的近代哲學家。²²

在尼采之後，海德格、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傅柯、德希達也相繼以類似的方法使用小孩的遊戲作為隱喻²³。芬克在〈遊戲的本體論〉一文結尾便以尼采的遊戲概念來支持自己以遊戲作為世界本質的論證。沙特使用滑雪經驗來釐清“being”、“doing”、“having”的區別。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以語言戲局（language game）的隱喻做為他理解語言的模式。而 Norman Fischer 在〈競技運動的戰爭模仿：描繪價值的完滿性〉一文中，亦提出尼采比其他思想家更強調以競賽作為人類存在的本質。²⁴

尼采對遊戲的關注使得運動實踐與尼采哲學思想之間產生了高度聯繫。如：Gary Chester Banks 藉由尼采的哲學，主張為體育運動在教育系統中確立合法性地位，提出體育的功能正符合尼采的哲學計畫（general

²² Hyland, Drew A.,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of Sport*, xvii.

²³ Hyland, Drew A.,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of Sport*, xvii.

²⁴ Norman Fischer, “Competitive Sport’s Imitation of War: Imaging the Completeness of Virtu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9(USA, 2002): 21.

philosophic program)。²⁵Esar Shvartz 提出人類追求身體健康 (physical fitness) 是權力意志的表現。²⁶Michael Monahan 則認為武術的特質實踐了超人的自我超克 (self-overcoming) 概念。²⁷J. S. Russell 提出從事冒險運動乃是意欲超越的表現，是對查拉圖斯特拉的問題——人是必須被超越的，你們做了什麼來超越呢？——的回答。²⁸在拙作〈重估運動價值——從尼采哲學中的「身體理性」進路〉一文中，更主張運動實踐正是尼采「身體理性」的展現。²⁹無論是從教育的觀點、從健康的觀點，或是從最極端的觀點，運動實踐成了尼采哲學概念的體現。

(一) 尼采與運動哲學研究的結合

以尼采哲學主題來看，運動哲學研究大致是從三個面向與尼采哲學結合：

■ 身體概念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論身體蔑視者〉一節是其身心觀點的著名論述。海嵐德在探討運動中的身心問題時，便以「我是身體、是精神，除此之外別無他」³⁰作為唯物論 (materialism, physicalism) 身心觀點的例證。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雖然海嵐德拿這句話來作為唯物論身心主張

²⁵ Gary Chester Banks, "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s a Found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MA thesis, U of Wisconsin, 1966. 參閱 Robert G. Osterhoudt,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An Overview* (Illinois: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273-277.

²⁶ Esar Shvartz, "Nietzsche: A Philosopher of Fitness," *Sport and the Body: A Philosophical Symposium*, ed. Ellen W. Gerber (Philadelphia: Lea & Febiger, 1972), 185-187.

²⁷ Michael Monahan, "The Practice of Self-Overcoming: Nietzschean Reflections on the Martial Art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4(USA, 2007): 39-51.

²⁸ J. S. Russell, "The Value of Dangerous Sport,"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2(USA, 2005): 12.

²⁹ 呂潔如，〈重估運動價值——從尼采哲學中的「身體理性」進路〉，《運動書寫》，石明宗、呂潔如主編（台北：師大書苑，2006），103-116。

³⁰ Nietzsche, "On the Dispersers of the Body," 34.

的敘述，但在文中他所指的唯物論者乃是科學主義者對身心的看法，並未專門探討尼采的身心觀點，因此無法斷言海嵐德是否認為尼采的身心主張屬於唯物論。³¹

關於這部分，研究者曾經對尼采的身心主張做過初步探討，同樣是從〈論身體蔑視者〉一節中提取論述，以「身體是一個大理性」作為研究命題，結合《悲劇的誕生》中太陽神與酒神的隱喻，說明在尼采的概念中，肉體官能以及精神意識皆是不可分離地並存於身體之中，這種並存與交織下所產生的「理性」能力是人類整全的理性發揮，尼采謂之「大理性」(great reason)，而「身體」便是人類存在的整全理性之展現。³²尼采將身體提升到高於精神的位置，從而改變了哲學上的身心觀點。

除了身心主張之外，尼采亦可說是首位提出社會文化對身體之作用力的哲學家，契克森米哈賴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34-) 在〈身體與行為：身心問題的新觀點〉一文中，便藉由尼采的論述來說明社會文化對於身體的影響。他以《悲劇的誕生》作為例子，引用尼采的觀察：多立克式 (Doric) 的獨裁與自主是基於一種禁慾主義的身體官能，一種身體界線的防禦維持性，一種緊密集體性的社會系統，而這些生活特徵與表現在人體雕刻上的生硬線條是一致的，斯巴達人對身體以及身體衝動的嚴格控制便是斯巴達生活的特徵，而此一特徵則反映在他們的多立克 (Doric) 雕像上。³³

■ 權力意志概念

Shvartz 在探討體適能概念時提出，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³¹ Hyland, Drew A., *Philosophy of Sport*, 93。

³² 呂潔如，〈重估運動價值——從尼采哲學中的「身體理性」進路〉，《運動書寫》，103-116。

³³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Body and Behavior: a New Look at the Mind- Body Problem," *Physical Activity and Human Well-Being*, ed. Fernand Landry and William A. R. Orban (Florida: Symposia Specialists Incorporated, 1978), 289.

1809-1882) 或史賓賽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的適應環境理論無法提供體適能的適當理論基礎，只有尼采的權力意志理論才能提供一個適合的理論基點。他透過權力意志的概念，闡釋人們追求身體健康 (physical fitness) 的意義，提出人並非只是適應消極的環境，而是要對抗本質性的環境阻力，如：地心引力、空氣阻力，因此，使身體更加健康的過程，乃是人與自身生物身體實存 (bio-physical reality) 疏離的對抗，而生物身體實存是一種掌握到「我能使用自身優點的」能力的覺察，這種覺察會因為面臨危險、恐懼、受傷等非存在 (non-being) 而變得敏銳，如：運動員在克服恐懼或危險的經驗中會產生一種力量的知覺 (sensation of power)。因此，追求健康 (fit) 是生物身體自我 (bio-physical self) 的肯定，亦是人類權力意志的表現。³⁴

■ 超人概念

在〈自我超克的實踐：武術的尼采式反思〉一文中，Monahan 以自我超克 (self-overcoming) 來理解尼采的超人概念，並以此檢視習武、練武過程中所彰顯的特質，提出武術正是超人的實踐。³⁵類似的概念，Russell 在〈冒險運動的價值〉一文中提出，冒險運動興盛於現代社會，其主要的價值乃在於自我肯定，文中論及現代市民社會的制度造就出頹廢與壓抑的人，而熱衷冒險運動乃是對頹廢與壓抑的跳脫，此一觀點與現代自由社會的浪漫主義批判相當類似。作者特別提出尼采的觀點，指出尼采的「末人」(last man) 對這類為求「舒適」而趨向頹廢與甘受壓抑的人做了適切的描述，而以查拉圖斯特拉的呼籲：「人是必須被超越的，你們做了什麼來超越呢？」指出人們從事冒險運動以作為超越的途徑。³⁶

³⁴ Shvartz, Esar, "Nietzsche: A Philosopher of Fitness," 185-187.

³⁵ Monahan, Michael, "The Practice of Self-Overcoming: Nietzschean Reflections on the Martial Arts," 39-51.

³⁶ Russell, "The Value of Dangerous Sport," 1-19.

(二)運動哲學研究對尼采哲學的運用

Robert G. Osterhoudt 在《運動哲學：回顧》中整理出透過尼采哲學所進行的運動哲學相關研究，主要是採取尼采對身體高度贊同的觀點、權力意志以及超人概念等方向。³⁷而研究者在文獻回顧中發現，以尼采作為研究進路的相关文獻從 1991 年至今增加的數量並不多，³⁸研究主題大致上與 Osterhoudt 是雷同的，而進一步分析則發現，運動哲學研究對尼采哲學的運用，部分是以尼采哲學的某個概念來闡釋運動，如：研究者對尼采身體觀點的詮釋；Shvartz 對權力意志概念的存在主義式解讀；Monahan 對超人的自我超克理解。部分則是在研究中提出尼采的某個觀點來支持自己的論證，如：Fischer 擷取尼采對希臘時代競賽文化的概念，契克森米哈賴擷取尼采描述斯巴達人的身體型態與藝術文化的相關性以佐證文化對身體的影響；Russell 擷取末人與超人的觀點作為現代人與從事冒險運動之人的類比。由此，我們看見尼采哲學在運動哲學研究中於各個面向的契合度，也看見尼采的哲學寫作提供了運動哲學研究者豐富的圖像隱喻。

四、結語

哲學家們對尼采的哲學詮釋是由形而上學開始，雖然居心各異，因而詮釋觀點與結果不盡相同，但不容置疑的，尼采哲學乃處在與傳統形而上

³⁷ Robert G. Osterhoudt 收集的文獻為 Gary Chester Banks, "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s a Found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Esar Shvartz, "Nietzsche: A Philosopher of Fitness." Belaief, Lynne, "Meanings of Body" 三篇，參閱 Robert G. Osterhoudt,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An Overview* (Illinois: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273-277.

³⁸ 事實上，從身體及遊戲方面著手的運動哲學研究數量相當龐大，多數是以存在主義、現象學及詮釋學作為研究方法，若從哲學史來看，尼采堪稱這三種哲學的祖先，但運動哲學研究中的確少見尼采。

學相對的位置。由於和傳統形而上學拉開距離，使得真理的眾多樣貌得以現身，而在不同哲學傳統脈絡的創造性詮釋下，產生了具在地性特色的尼采哲學。

尼采對遊戲的關注使得運動實踐與尼采哲學思想之間產生了高度聯繫，無論是從教育的觀點、從健康的觀點，或是最極端的觀點，運動實踐成了尼采哲學概念的體現。在運動哲學研究中傾向採用尼采的身體概念、權力意志概念以及超人概念來詮釋運動。此外，尼采的哲學書寫方式提供運動哲學研究豐富的圖像隱喻。

在以身體為定位的座標圖上觀看尼采，研究者主張，由於處在相對於形而上學的位置，遊戲的、觀點的以及身體的，這些無法在以形而上學為依歸的哲學中容身的「觀念」因此成為思考的母體、認識的母體以及價值判準的母體；運動實踐幾乎是體現尼采哲學的最佳範例，而尼采的哲學寫作也提供了運動哲學研究者豐富的圖像隱喻。

（本研究題目曾口頭發表於 2009 台灣運動哲學研討會）

引用文獻

中文文獻

Schrift, A. D. 著。〈視角主義與語言學之間：作為闡釋學的譜系學〉（吳曦譯），《生產第四輯：新尼采主義》，汪民安主編，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7，158-185。

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著，《善惡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朱泱譯），台北：水牛，1999。

芬克（Eugen Fink）著，〈遊戲的本體論〉（存真譯），《師大體育》，20，台北，1985：13-22。

- 呂潔如，〈重估運動價值－從尼采哲學中的「身體理性」進路〉，《運動書寫》，石明宗、呂潔如主編，台北：師大書苑，2006，103-116。
- 汪民安，《尼采與身體》，北京：北京大學，2008。
- 柏拉圖（Plato）著，《斐多》（*Phaedo*）（楊絳譯），台北市：時報文化，2002。
-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尼采》（*Nietzsche*）（孫周興譯），北京：商務，2002。
- 陳懷恩，《尼采藝術形上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尼采·譜系學·歷史學〉（蘇力譯），《尼采在西方：解讀尼采》，劉小楓、倪為國主編，上海：三聯書店，2003，279-305。
- 雅斯培（Karl Jaspers）著，《尼采其人其說》（*Nietzsche: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魯路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
-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馬刺：尼采的風格〉（曹雷雨譯），《生產第四輯：新尼采主義》，汪民安主編，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7，47-83。
- 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能動與反動〉（Active and Reactive）（姜宇輝譯），《尼采在西方：解讀尼采》，劉小楓、倪為國編。上海：三聯書店，2003，306-342。

外文文獻

- Banks, Gary Chester, "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 as a Found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MA Thesis U of Wisconsin, 1966.
-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Body and Behavior: a New Look at the Mind-Body Problem." *Physical Activity and Human Well-Being*, ed. Fernand Landry and William A. R. Orban, Florida: Symposia Specialists

- Incorporated, 1978, 283-301.
- Danto, Arthur Coleman, "Nietzsche's Perspectivism," *Nietzsch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Robert C. Solomon,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73, 29-57.
- Danto, Arthur Coleman, *Nietzsche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Fink, Eugen, *Nietzsche's philosophy*, trans. Goetz Richter,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 Fink, Eugen, "Ontology of Play," *Philosophic Inquiry in Sport*, ed. William J. Morgan and Klaus V. Meier, USA: Human Kinetics, 1995. 100-109.
- Fischer, Norman, "Competitive Sport's Imitation of War: Imaging the Completeness of Virtue,"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29(USA, 2002): 16-37.
-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trans. David Farrell Krell,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4.
- Hyland, Drew A., *Philosophy of Sport*, ST. Paul, Minnesota: Paragon House, 1990.
- Kaufmann, Walter Arnold,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4.
- Monahan, Michael, "The Practice of Self-Overcoming: Nietzschean Reflections on the Martial Art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4(USA, 2007): 39-51.
- Nietzsche, Friedrich W.,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5.
- Osterhoudt, Robert G.,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An Overview*, Illinois: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Russell, J. S., "The Value of Dangerous Sport,"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2(USA, 2005): 1-19.

Schrift, A. D., *Nietzsche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Shacht, Richard, *Making Sense of Nietzsche: Reflections Timely and Untimely*,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Shvartz, Esar, "Nietzsche: A Philosopher of Fitness," *Sport and the Body: A Philosophical Symposium*, ed. Ellen W. Gerber, Philadelphia: Lea & Febiger, 1972, 183-187.

網路文獻

汪民安，〈尼采、德勒茲、福柯：身體和主體〉，《當代文化研究網》，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theory/200412/311.html>，2008 年 7 月 29 日檢索。